

B94 25
L34

佛教与佛教艺术

李 涛



A046257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创立二千多年来，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中国影响尤大，本书分“佛教篇”与“佛教艺术篇”两部分，结合考古学资料，特别是我国的考古学资料，对佛教的创立、教义、佛教在中国的弘传、佛教寺院制度、仪轨、节日等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并对印度佛教艺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和造像题材、中国佛教石窟等艺术进行研究和分析。书中配有插图和照片多幅，语言生动流畅，为了解和研究佛教及其艺术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

佛教与佛教艺术

李 涛

责任编辑 李 劲

*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咸宁路28号)

西安市向阳印刷厂印装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125 插页6 字数22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50册

ISBN7-5605-0166-4/B·4 定价：3.80元

导　　言

宗教，长期以来给人们的印象是远离现实，玄虚莫测，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只要撇开种种偏见，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南，还其本来面目，就能懂得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它虽然有着相对的特异性和独立性，但仍然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对之起反作用的上层建筑的一个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①。这也就是说，尽管宗教是人们对于周围世界、社会生活的错误和虚妄的见解，但依然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可以在社会存在中找到它的根源，并伴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与生产发展水平的高低，有着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人类形成的初始阶段，人们的生活依靠狩猎、捕捞或采集果实度日，头脑极为简单，还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并没有什么关于灵魂、鬼神、上帝之类的概念，当然也就说不上有宗教和宗教信仰。

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先民对自然现象的种种神秘之感。在氏族社会里，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曾流行过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宗教形式。这些崇拜是由原始人的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认为自己或其祖先与某种自然物——动物或植物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奉之为神，崇拜它们。如从事狩猎或捕捞的原始人，便把某些野兽和鱼类作为崇拜对象。到农业兴起后，过去的神及其特性，又让位于与农业有关的新神。在氏族社会瓦解和部落形成的时期，氏族神也随之逐渐演变而成为部落神。这是由各个部落依照各自独特的生活条件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些神既不是统一的、全能的、也不构成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的统属关系。它们的权威越不出本氏族或本部落的范围，一旦氏族或部落衰亡，这些神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源，不仅在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迷惘，而且在于受社会盲目、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以及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随着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地上专制君主的出现，天上也相应出现了至高无上、统御一切、无所不能的神。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统一的君主就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①。“天上”统一的神，乃是适应人间统一国家专制帝王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加之国家与地区间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交往的日趋频繁，逐渐形成了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三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0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大宗教中、每一种宗教本身又包含着许多不同的派别，形成严整的宗教体系。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曾先后传入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七世纪上半叶，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聂斯脱利派，中国称为景教）和伊斯兰教也相继传入，它们都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不可低估的消极作用，也在各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和深远的影响。

世界三大宗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渐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绝非偶然。它不仅受着中国封建经济基础和政治生活的制约，而且要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传统的宗教相结合。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先是在形式上依附于中国传统宗教中的道士方术，受到固有文化主体儒学的抗拒与排斥，后经魏晋南北朝，与玄学合流，从而有了一定的发展，开始形成派别，直至隋唐、才逐渐走上了与儒学相融合的道路，寺院经济雄厚起来，势力有了极大的发展，建立了宗派、完成了体系，并开始以中国佛教的面貌走向世界。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至宋元明清，随着封建社会的停滞和腐朽，儒学更臻于完善，佛教中对封建统治阶级有用的东西，已更多地包容于儒学之中，因此，这时佛教虽仍保持着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传流至今），而总的趋势却是日益走向衰落。

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十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佛教各宗派学说，对中国思想界也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人感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

期的哲学史基本上是佛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华严宗、禅宗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曾采取佛教中的一部分教理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佛学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艺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它在建筑、雕塑、绘画、乐舞、文学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至今令人惊羡。那沐浴在晨曦中的五台山金碧辉煌的菩萨顶，巧夺天工的应县木塔，令人瞠目的乐山大佛，香烟缭绕的塔尔寺，雍和宫的佛家三绝，举世闻名的敦煌、云岗和龙门石窟造像与精美壁画，使每一个目睹过的人永生难忘。旅行家兼翻译家玄奘，建筑学家兼医学家鉴真，书法家怀素、天文学家一行……每一个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可如数家珍一样从古代高僧中列出这些祖国文化史上巨匠的不朽名字。

佛教自东传以来，历两千年而香火不绝，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一个问题不禁令人久久萦绕心头：宗教虽然历经沧桑变化，但是仍能流传不息的缘由何在？把它仅仅解释成为一场历时两千年的欺骗怕是过于简单化了。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利用宗教来麻醉人民，借佛的说教迫使被剥夺了做人的一切正当权利的人们安于贫困屈辱的生活，含辛茹苦以修来世；同时，他们也利用宗教为自己洗刷在尘世的种种罪孽，图谋一张进入天堂的廉价门券。对于劳苦大众来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

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这“装饰在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象征着朦胧的希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甚至成为支撑着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于是，礼佛成为僧俗贵贱共同的事业。

宗教在历史上曾使人们虚耗了无数精力，浪费了无数财力物力，甚至酿成了几多酷烈的战争，它的主要作用是消极的。可是历史的辩证法也使它在愚昧落后的中世纪成为文化艺术乃至科学的荟萃地。神职身份为一大批学问僧免除了营生的劳务，他们得以集中精力追求文明，在迷信的神殿里构筑自己钻研艺术和科学的天堂。宗教摧残过无数人才，可也有多少艺术家、学问家在那神秘的殿堂里造就；宗教禁锢着科学发明，却又有多少天才的创造在它后院涌现。法显、义净、玄奘、鉴真等一大批高僧曾是世界历史上开拓中外交通、传播东西方文明的伟大先驱。迄今为止，寺庙遗迹与经卷典籍仍是世界上保存古代文明的丰富文化宝库。迷信事业居然在人类文明史上起过偌大的作用。这矛盾的现象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旧时代的每一点一滴的进步，何尝不是以人民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并常常伴随着多少荒唐才得以实现的呢？

苦难大众需要精神寄托，宗教活动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些积极的后果，这些应是宗教得以流传不息的重要原因吧？随着文明和时代的进步，一切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终归都将被人们抛弃，宗教是要消亡的。但在可以预见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中，宗教仍将继续存在，并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那么现今的和将来的世界上宗教存在的历史理由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了解过去是为了未来，我们只有了

解和懂得宗教以往的历史，并从中悟出它的规律性的东西，才有可能推测和预见它的未来。中国人民终将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彻底地摆脱任何贫困，愚昧和精神空虚的状态。我们的人民，将能够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世界、对待人生，而不再需要向虚幻的神的世界寻求精神的寄托。从而进入到全部社会生活都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摆脱一切异己力量支配的时代。那不是众神列居的“天堂”，而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充满着和谐、自由、平等和幸福的光明世界。



佛 教 篇

三
四
五

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

一、印度河流域的上古文明和恒河流域的早期奴隶制国家

佛教渊源于古代印度。其创始人是悉达多·乔答摩（Si-dhārtha Gautama*，旧译为瞿昙）①。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代印度大体包括现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三国的领土，“印度”得名于印度河。我国从西汉起史书就有关于印度的记载。司马迁称印度为“身毒”，东汉时改译“天竺”，“印度”的译名始于唐代高僧玄奘。

印度是位于亚州南端的半岛，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喜马拉雅山），绝南一角，承印度洋浩茫无际的烟波，东为孟加拉湾，西为阿拉伯海。在古代，除西北有开伯尔等山口可与中亚相通外，印度很难与外界接触。印度内部的地理形势割裂。林莽丛生的文迪亚山把印度截成两半。北印度的信度河平原和恒河平原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出产丰富，印度上古文明就在此发展起来。南印度中央的德干高原不宜农耕，南部沿海平原则较好。自然条件的差异，对古代印度各地区历

① 本书中引用外文绝大多数都是梵文，凡为梵文者，一律在词后面加“*”号标明。凡未标明者，除极个别外都是英文。书后附有“人名地名及其他中外文对照表”可供查阅参考。

史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印度境内陆续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得更为广泛。古代印度人最初利用的金属可能是黄金，制为饰品。公元前四千纪末和三千纪初，各地出现铜制工具和武器。富藏铜矿的文迪亚山地区大概较早出现冶金术。公元前三千纪，印度河流域出现青铜器。这里的农业发展起来，形成上古的城市文化。

1922年，信德地区摩享约·达罗一个佛塔的废墟下发现古城遗址。同年，西旁遮普哈拉帕也发现古城遗址。此后印度河流域陆续发现其他的古代居住地。这些古代的城市文化统称为哈拉帕文化（Harappa-C.）。由于它们大都分布于印度河流域，所以又常称为印度河流域文化。

哈拉帕文化的存在时间据一种估计为公元前2500—1500年，公元前2000年前后是其繁荣时期。这一文化的创造者一般认为是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但是也有其他的假说。在哈拉帕等地发现的印章上的文字至今还未能释读成功、许多具体问题还不能做出确切的结论。

哈拉帕文化是古代世界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在建筑技术方面，哈拉帕时期发明了支柱拱形，修建了整齐的街道和完整的排水系统，建成了宫殿等许多大建筑物，这在公元前二千纪以前的古代世界是很突出的成就。哈拉帕的艺术品中有一个石雕的男子躯干，对人体肌肉线条表现得相当逼真。摩享约·达罗发现的一个蓄须男子的彩色石像，也能表现当时的装束形式。此外，还有许多粘土和青铜小雕像。印章也是一种雕刻品，上面往往有生动的、以牛为题材的浮雕。玩具和装饰品也制作得颇为精巧。

哈拉帕文化有标准的度量衡制。分析出土的燧石砝码表明，低数用二进制，高数用十进制。发现两种尺，分别合37.6和51.8~53.6厘米。从发掘所得的大批印章上还可以看到文字符号。捷克斯洛伐克学者赫罗兹尼认为他已读通了125个符号，但学者们对他的读法还不能肯定。哈拉帕文化在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开始衰落，至公元前二千纪中叶灭亡，灭亡的原因现在不能确知。但是这一文化的发现，证实早在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Aryans）入侵之前，印度就已有了本土的文化，哈拉帕文化是以后印度文化发展的前驱。

研究哈拉帕时期的历史，现在只有考古资料；研究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哈拉帕文化灭亡以后的印度历史，就有了文字资料。

印度最古的文献材料是“吠陀”，吠陀文字属印欧语系，称为吠陀梵文。吠陀分为四部，《梨俱吠陀》最古，其大部分内容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大概已经形成，全部编成大约不晚于公元前一千纪初。因此，这一段时间通常称为梨俱吠陀时代或早期吠陀时代。《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大体形成于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这一段时期通常称为后期吠陀时期。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印度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雅利安人的入侵。此时，许多操印欧语的部落出现在印度河中上游旁遮普一带，自称为雅利安人，意为“出身高贵的”。雅利安人说当地人是黑色的，“没有鼻子的”；并称他们为“蔑戾车”，意思是野蛮人，或称为“达萨”，意为敌人。

早期吠陀时代（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至公元前一千纪早叶）的社会处于原始公社制度开始解体阶段，在雅利安人的原始

公社内部，已经孕育着阶级和阶级矛盾。父亲是一家之主，男子在社会上占重要地位。一夫一妻制是当时的主要婚姻形式。此时社会已经出现不同行业，虽然行业还未成为固定和世袭的，也未因行业不同而分成地位不平等的集团，但在《梨俱吠陀》的末卷，也是形成较晚的一卷里，第一次提到社会地位不同的四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说明社会等级制度已在萌芽，印度历史已处于阶级社会的门槛之上了。

梨俱吠陀时代后期，雅利安部落逐渐从印度河上游迁徙到恒河、朱木拿河之间；至公元前一千纪上半期，移入到了整个恒河流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铁器开始使用。《阿闼婆吠陀》常常把铁和其它金属并提。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奴隶大量出现了。军事首领往往将战俘变为奴隶并分配给贵族们，新兴的贵族还通过高利贷剥削把本族的穷人变成债务奴隶。这样，达萨的概念就完全从“敌人”变为“奴隶”，女奴隶的子女视同奴隶，名为“格里哈嘉”，意为“家生的”。

随着阶级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原先的氏族部落机构演变为国家机构，过去通过选举产生的部落首领“罗阇”，逐渐变成世袭君主。主要由祭司和武士构成的奴隶主贵族，占据了新兴国家中的一切要职。法庭、军队都随之产生了。

关于公元前一千纪最初几个世纪的印度政治史，现在尚无系统的、可靠的具体资料。传说恒河流域上游的君主属于月种王朝，它的统治范围可能曾扩大到北印度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传说中的另一主要王朝是日种王朝，其统治范围是恒河流域中部。这些早期奴隶制小国不断相互战争，传说中

留下了许多神话式的战争故事。比较系统、可靠的印度政治史，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

二、瓦尔纳制度与婆罗门教

印度的社会等级早在梨俱吠陀时代就开始萌芽，在恒河流域奴隶制国家形成过程逐渐成为严格的等级制度。社会分为四个名为“瓦尔纳”的集团，“瓦尔纳”是梵文Varna的音译，意为“肤色”、“品质”，印地语作“阇提”(Jati)，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意译为“种姓”，葡萄牙人称为“卡斯特”(Casta)，意为“族姓”，“出身”，源于拉丁文Castus，意为“纯洁的”。

从前，祭司和武士还不是特殊的等级，社会上只分为“雅利阿”和“达萨”两个瓦尔纳，用于在种族上区别人侵的雅利安人和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在阶级分化和奴隶制形成过程中，奴隶主贵族逐渐垄断了祭司和武士这两种职务。在“雅利阿”内部分出三个等级、祭司贵族形成婆罗门(Brahmana*)瓦尔纳，军事贵族形成刹帝利(Ksatriya*)瓦尔纳。这两个瓦尔纳是统治阶级，为了争夺最高的地位，相互间不断争斗，后来婆罗门取得优势，成为最高的瓦尔纳。普通村社成员则被排除于公共权力之外，他们虽然保持着人身自由，但已经成为被剥削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构成第三个瓦尔纳，称为吠舍(Vaisya*)。在阶级分化和不断战争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失去土地、失去部落关系的人。他们有的是被征服者，有的是因破产而失去村社成员身份的人，构成地位最低的第四个瓦尔纳、称为首陀罗。

(Sudra*)。在古代印度，只有前三个瓦尔纳，能参加在宗教上重生的“再生”礼，因此都属于“再生”族。首陀罗既然失去村社关系，不能在宗教上重生，因此又被称为“一生”族瓦尔纳。

奴隶主贵族利用瓦尔纳制度巩固统治地位，给这种制度披上宗教的圣衣，捏造出神话，说造物神梵天用口创造出婆罗门，用他的双臂创造出刹帝利，用双股创造出吠舍，用两脚创造出首陀罗，用这种神话来论证自己特权地位的神圣性。

贵族们又逐渐制订出许多旨在巩固和加强瓦尔纳制度的“达磨”，意即“法”。也就是对各瓦尔纳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和生活方式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不同瓦尔纳之间的婚姻受到限制，四个瓦尔纳的等级地位严格地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杀死一个刹帝利的赔偿，只及杀死一个婆罗门的赔偿的四分之一；杀死吠舍和首陀罗的赔偿依次减半，各为八分之一和十六分之一。高一级的瓦尔纳的人如果对低一级瓦尔纳的人犯了侵害罪，其所受的法律惩罚比起情形相反的侵害罪，要轻得不可拟。

瓦尔纳制度维护着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婆罗门掌握神权，刹帝利掌握军事和行政权。他们完全靠剥削生活，不从事任何劳动。吠舍则必须从事农业、手工业等劳动，以纳税和“布施”等形式供养前两个瓦尔纳。首陀罗则地位更加悲惨，他们被称为贱民，为高级瓦尔纳服役是他们的义务。前两个瓦尔纳与后两个瓦尔纳的对立，反映了古代印度的阶级对立。瓦尔纳制度的实质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工具。

早期雅利安人因不理解自然变化的规律，盛行自然崇拜，诸如崇拜天神、火神、日神、雷神、雨神、风神等。以后出现了祖先崇拜。随着专门的祭司阶层婆罗门瓦尔纳的出现，产生了因袭原始宗教多神崇拜的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相传于公元前七世纪形成，以崇拜婆罗贺摩（梵天）而得名。婆罗门教虽然保留和利用了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但是神的性质却有了改变。因陀罗神从前被认为是雷电和丰收之神，现在变成了王权和贵族的保护神。婆罗门教信奉的三主神是：婆罗贺摩（Brahmā*，梵天，即创造之神），毗瑟孥（Visnū*，遍入天，即守护之神）湿婆（Siva*，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婆罗门教认为三者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

婆罗门祭司以《吠陀》为经典，写出诠释《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等^①，并在诠释中提出

① 《梵书》（Brahmana），也叫《净行书》，以梵文的散文形式写成，主要说明婆罗门教的祭仪及其起源。《森林书》（Aranyaka），音译《阿兰若迦》，据说是写成或为在森林中诵读而作。主要说明婆罗门教的神秘祭仪，也涉及某些哲学命题。《奥义书》，梵文Upanisad的意译。是最古文献《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也叫“吠檀多”（Vedanta），意即“吠陀的总结”。其中多数是晚出的宗教、哲学著作。现存总数达一百多部。一般认为，成书在公元前六世纪印度兴盛以前或同时的，至多只有十三部。较古的书中保存了当时的一些哲学理论，突出的是提出了“梵”（宇宙本原，宇宙精神）和“我”（个人的精神、灵魂）的问题。其在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上述三书都是婆罗门教之经典，但其中亦保存了古代印度哲学、语言学等的资料，同为《吠陀》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